

餘音繞樑 「拉里格香」

季
季

篇 名：香格里拉
作 者：王禎和
字 數：一萬六千五百字
發表日期：八月八——十日
發表刊物：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每月短篇小說評介之二

一、電影「鶯飛人間」插曲的「香格里拉」

作詞：陳蝶衣

作曲：金鋼（黎錦光）

這美麗的香格里拉
這可愛的香格里拉
我深深的愛上了它
我愛上了它
這美麗的香格里拉
這可愛的香格里拉
我深深的愛上了它
我愛上了它
你看這山隈水涯
你看這紅牆綠瓦
彷彿是妝點着神話
妝點着神話
你看這柳絲參差

你看這花枝低垂

分明是一幅彩色的畫

啊，還有那溫暖的春風

更像是一襲輕紗

我們就在它的籠罩中

我們歌唱

二、小說「香格里拉」的故事背景

一個叫阿緞的女人，和一般女子一樣在年輕時結了婚、生了一個兒子名喚小全，那時是日本統治臺灣的末期。不幸的是，小全未滿三歲，阿緞的丈夫却去世了：「那時美軍飛機天天來掃射、轟炸，伊帶着小全避難到鄉下底娘家。娘家境況也不好，無法給伊什麼周濟。母子倆底生計都靠伊替人做點針線勉力維持。光復以後，伊男人生前一位至交佔住了幾間原為日本人所有底店舖，便將中山路這一間最小底讓與伊做裁縫和兼賣雜貨來維生。雖說日子依舊艱苦得十分，伊母子底生活畢竟是有了一點着落。」……

這間臨街的小木屋，有一個廚房、一個臥室；店

面放着縫衣車、「一双双木屐」、斗笠、草蓆、簍衣、「捲成一圓筒一圓筒底黃色草紙、蘆葦心編結成底掃把」；「屋頂是鐵皮，入夜後也還是四面着了火一般地熱氣烘烘的」。至於那個臥室，「沒開窗眼，只靠從板牆和天棚之間大約有三尺距離的空隙透進底一點弱光來照明。白天晚上房間裏總灰濛得這一等，像個小防空洞。」

在這樣窄隘、窘困的生活環境中，阿緞和小全渡過了約莫七年咬牙吞忍的生活，小全從小學畢業了。那時還沒有施行九年義務教育，小全和許多愛讀書的孩子一樣，興奮而緊張的面臨了升初中的入學考試，

阿緞却因多年來累積的生活經驗，害怕再引起「街坊女衆」的冷嘲熱諷，終於把答應小全「娘也陪你去」考試的諾言取消，讓小全獨自去了！……

這是「香格里拉」的故事背景。

粗看起來，「香格里拉」寫的似乎只是小全升學考試的第一天；是「一天裏的一件事」。然而，細讀之後終而發現：王禎和要說的是「許多天裏的許多件事」，「考試第一天」不過是生命中許多天裏的一天；不過是故事切入的小小角度。事實上，以這一天為經、以無數的回憶為緯交織出阿緞過往生活的辛酸和對小全未來的期盼，才是這篇小說的最大目的。同時，這目的還包含了對傳統禮教觀念的譴責和對阿緞母性光輝的讚賞。

在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裏，人們很少因為交通事故而意外死亡，又因醫學不够發達和百姓迷信神巫，大部份非因年老而死的人都是死於疾病。而且，也因過去並沒有各種精密儀器檢驗病因，許多人只知病死却不知因何病而死。在這種無知而且不幸的社會景況下，更大的不幸是人們將這種人力無可挽回的禍患歸罪於「他的女人」，而有了所謂「寡婦命硬」、「剋

夫」、「不祥物」之類的說法。另外，女人喪夫後，除非改嫁或夫家財厚境優、生活無慮，否則，難免爲了現實的生活問題而去拋頭露面，和「主外」的男人有所往還；甚至因無法抑制的人性慾念而發生了財色的糾紛，因此又有了所謂「寡婦門前是非多」的說法。這些觀念的累積和傳說的變質，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竟使「寡婦」在人們心目中幾乎變成了「毒蛇猛獸」的同義詞。古時候有些地方甚至不成文的規定女人做了寡婦就要從原來居住的村落搬出去；最好搬到遠遠的荒郊野外另蓋一屋居住；和原來的人際社會老死不相往來！這和流配、放逐又有何異？

阿緞不幸失去丈夫的年代，依「香——」文中的敘述加以回溯推算，當在民國三十三年左右，小全未滿三歲；光復後搬到花蓮市中山路的小木屋開店時，小全還沒上小學，但「香——」文一開始就點出了正題：小全要去考中學了。從中國悠遠的歷史來看，臺灣光復至民國四十年左右那個時代，比起漢唐或明清都更開化、也距離我們更近了，然而，那個時代的那個地方的人們，對「寡婦」的鄙薄似乎仍未有太大的改變：「知道伊是個死厝底（沒丈夫），厝邊鄰居都

與伊絕少往來，彷彿都覺得伊根本就無有資格與大家同住於這一條熱鬧底街市上。有些女眷更是爲伊是掃帚星似的，一見到伊就遠遠地避開，深怕傳染上什麼惡運。」「伊也目份得非常。除真有必要，伊是絕少上隔壁厝邊去底。用一句國語吧：『饒是這般——』，於伊底閒言冷語還是不時地擾困着伊。」

也就因有着那樣鏤刻心底的委屈，才產生了「香格里拉」這樣讀之讓人扼腕的小說。

除却這份不幸，藉着阿緞賴以維生的小店，我們也能看出當時社會的生活水平。例如木屐、斗笠、簍衣、草紙、替人修改衣服，如今都已幾乎成了歷史名詞。木屐、斗笠、簍衣都已被輕便的塑膠製品所取代；土黃色的粗糙草紙換成了雪白柔細的衛生紙；成衣業發達、人工昂貴，再沒人爲了一件家常便服去光顧「修改衣服」的店舖了。

三、情節摘要

從開頭的「天色才有亮過來底意思，伊便索性起來生爐火弄早食了。」到結尾部份的「拐個彎向夜市

場的方向行去」，「香格里拉」的「現實時間」約莫爲十五個小時，但王禎和巧妙的藉着這十五小時中的生活枝節，引領讀者穿越神秘的時光隧道，回溯阿緞和小全的生活過程；從一天看到了逝去的許多許多年。順紋和倒紋的交替運用、段落和段落之間的銜接嫺熟，是「香格里拉」結構上的一大優點。對於熟悉王禎和作品的讀者而言，這個優點乃是必然而非偶然。全文的第一段很短：「心中有事，阿緞一夜都無有好睡過。」

阿緞心中有什麼事呢？隨着天濛濛亮、阿緞起床做早飯、快六點時小全起床，一樣樣看來平凡和往日無異的生活細節漸次展開。對阿緞母子來說，這一天在他們生活中是無比重要的。小全要去考初中了！讀完初中考高中，讀完高中考大學，讀完大學就出人頭地，不會再被人卑夷恥笑了！在阿緞望子成龍的幻想裏，這一天小全就要跨出一大步了。她一早起來，炒了一盤苦茶油飯，因爲聽人說「小孩熬夜讀書，早上吃碗苦茶油炒飯，於身體最是有補的。」

等小全一切都準備停當，阿緞才不得不把「心事」說了出來：「小全，娘——娘不能陪你去了！」

「昨晚你明明同我講好，你要陪我上考場啊！爲什麼？爲什麼你現在又不能去嗎？」小全失望的質問，「如同一隻鐵爪抓住了伊底心，就力一揣，痛得伊淚差點流下來。」

阿綬於是回想昨天下午老師帶小全他們去考場熟悉環境，回來小全羨慕的說好多同學的爸媽都要陪同去考試，伊於是說：「娘也陪你去！」然後又回想昨晚小全入睡後，「伊弟弟——伊在花蓮市唯一底親人——騎着車匆忙地來了。」在鐵路局工作的弟弟，是特別來說「明日一大早就要試車去，不然他是可以用腳踏車載小全到美崙的中學考試去」的。弟弟走後，伊又在昏黃的燈光下「揮汗如雨地趕着縫紉衣裳」，到凌晨兩點多才上床。在床上却輾轉不能成眠，老想着小全不知能否考取，因爲「娘這一生的指望都在你身上」了。想來想去，往昔遭街鄰奚落嘲笑的一幕幕浮上心頭，一種積習成是的警戒自然的升起了，「使不得吧！使不得吧！使不得吧！」伊在心中這麼自惕着：「要讓街坊女衆知道伊居然生意不做陪兒子考試去，不知她們要怎麼樣地在伊背後醜詆、夷笑呢？」翻來覆去的想，「伊懼怕極了街坊底惡言語」，「

究竟決定了心意不陪小全去。」這天早上只好哄小全說：「娘以爲昨晚可以把衣服趕出來，莫想到竟是趕不出來。」面對「小全臉上失望至極底形容，心中感到一陣錐痛。」娘實在沒辦法同你一起去，娘實在——「聲音哽咽起來，再說不下去了。」

小全走後，「隔壁書店的幾個夥計正忙着灑掃，準備開門做買賣了。」。「默無聲息地，伊也將店門開啓來。默無聲息地，伊也打掃着走廊、自己門前底人行道。」就在那時，伊看到一個婦人帶着「一個像是要考中學底小孩打伊身旁經過，從斜對門藥房許太太和婦人的招呼裏，阿綬知道那是張太太，要帶孩子考中學去。張太太走過後，一向言詞尖刻的許太太把眼光掃到阿綬身上，問清阿綬沒陪小全去考試，馬上「聲音高過汽車底喇叭聲」，說道：「這怎麼行？小全考狀元去，將來當一品大官，你這狀元阿娘，你這將來的一品太夫人不陪他去，那說得過去呀！」正好有汽車接連過去，隔開了伊和許太太，伊趁機回到店內打掃店面、洗衣服、託阿里看店，到菜場買了小全愛吃的菜，到了十一點多才坐在縫衣車旁，「準備修改客人底舊衣」。邊改舊衣，邊回想起當初丈夫過世

，好不容易有這間店面穩住生活，卻沒料到在這裏遭遇了許多鄙薄。例如五月初她答應了小全繼續升學，過沒兩天，「一條街上底人無有不曉得死厝底阿緞竟要讓兒子讀中學去。」刻薄的女街坊還說：「讀中學不比讀小學，那樣不要錢？再說現在這年代只讀初中，不上高中、不上大學，管什麼用啊，就憑阿緞一個死厝的查某，就要供兒子上大學，也太不自份了吧！」「也不算計算計，就那二塊小店，就那一點裁縫生意，硬要打造個金狀元出來？真是觀音亭下想命哦！（夢想）哼！」

這些不堪的言語，幾乎動搖了伊的決心，幸好伊的弟弟勸伊「這事關係着孩子一生，莫要因人家幾句閒言語，誤掉了孩子的前途」，又保證「經濟上若有困難，伊也不必發愁，他定會竭力幫扶的——」伊才穩住了決心……

神思回到現實，伊又擔憂着小全早上不知是否趕上時間進場，考的試題會不會、天氣熱沒戴帽子，路上不知是否暈倒？……這擔憂一直盤繞在心，伊很後悔沒陪小全去。到了午後約莫四點多，小全回來了，伊在門口拉住他，急著問他伊擔心的那些問題，這時

，「香格里拉」的歌聲第一次在伊背後響起；那是從廣告電影「驚飛人間」的三輪車上流出來的。伊對那歌聲似乎全無反應的和小全進了屋，這才定下心來一樣細問，尙好伊擔憂的事都沒發生。

吃晚飯時，小全突然放下筷子問伊：「你知不知道美國總統候選人是誰？我們知道一個叫杜魯門，還有一個就不知道。我們大家問來問去就只知道一個杜魯門，另外一個就不曉得是誰？娘，你知不知道？」

小全特別「向伊解釋明天下下午考的口試，大部份要問時事方面的問題，伊忙問什麼是時事。小全答說也不大明白，只知道老師向他們提過口試大概是在問誰是行政院長，誰是立法院長，誰是省主席……」伊問小全為什麼沒先問老師？小全說這問題是下午大家在一起複習才想到的，下午老師有事沒去，明天老師要上臺北也不能去……伊很慌張，怕小全就因這一題不會答而落榜，又要招來街坊一陣恥笑，於是顧不得平日的自份，急匆匆跑到隔壁書店去問李先生。李先生家開書店，又是市民代表，家中有訂報紙，一定會知道的。沒想到却又招來李先生一陣狂笑和奚落。「你問這個要做什麼？要做什麼？」伊嚇得答不出話

來，李先生又說：「莫非你也要去競選美國總統啊？莫非你也要去競選啊？阿緞，你若去競選，我李代表一定投你一票。我絕對投你一票，便是阿惜她們——」

「緊搗住嘴不叫哭出聲來底伊，條地一扭頭便往家沒命地奔跑去」，「直奔到後壁房間，伊頹然地坐在床沿上，頭埋進手裏，就在黑暗中墜泣起來。」小全不知發生什麼事，丟下飯碗趕進來，「在黑暗中聽見伊在痛泣着，嚇得只搓着兩手，不知要怎麼辦。良久他才摸索地走近伊，伸手撫摯伊底肩」，勸伊「你莫要哭！你莫要哭！」伊平靜了情緒，掀亮燈，「握住小全撫伊肩背底小手，緊緊地握在手心裏。」

「娘什麼都能忍受，什麼都能忍耐，只要——只要你將來有出息，只要將來你能替娘爭一口氣！」

伊暗自在心裏作了決定，母子倆吃過飯，洗過澡，換了乾淨衣服，託了阿里看店，就叫小全帶伊到花崗山下的老師家去，要去把那道問題問清楚。走到兩旁種有巨大尤加利樹的「明禮路」，「伊感到有輕風吹過，風裏還飄着一種草葉底香氣，感到周身清爽舒暢，適才底難過彷彿已排出心外去了。」

不久伊的弟弟騎着車趕來，關心的問小全考試的情形，知道他們要去老師家問問題，立即叫小全坐上車子底後座要載他去。伊折返回來，「走回半途，陡地想到這款熱底天氣，該去買個仙草和冰塊回去，做點仙草冰給伊弟弟和小全喝，好解暑炎，便拐個彎向夜市場底方向行去」。走沒多久，又碰上了那輛廣告電影的三輪車，「阿緞一路就聽着：啊，這可愛的香格里拉，這美麗的香格里拉，我深深的愛上了它，我愛上了它……」

四、人物素描

「香格里拉」的出場人物共有十四個，但張太太的兒子、書店夥計、金九孀、賣油的韓太太、廣告三輪車的車夫和宣傳員只是場景的陪襯，並未開口說話。張太太也只在帶兒子去考試路過阿緞店前時，有幾句畫龍點睛、益增阿緞心酸的對白。其餘的七個人物，阿緞和小全母子是命運乖離，忍辱吞聲的一組；阿里和阿緞弟弟是代表人性善良、樂於助人的一組；許太太、李先生、李夫人則代表人性冷酷、自負、刻薄

的一組。這三組人物所代表的特性，事實上也是歷來許多小說家不斷探討的主題。人性的善與惡、正義與殘酷、同情與冷漠以及命苦無奈只懂本份和忍耐的人，組合在一起到底會產生怎樣的面貌呢？同樣的組合成份，却往往因小說家切入的角度及關注的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面貌和結局。在「香格里拉」中，王禎和最關切的人物是阿緞母子；着力最重的也是阿緞的母性光輝。

王禎和沒有寫出阿緞的年齡，甚至也沒有寫出她的外貌，但依常情判斷，小全考中學的那天，阿緞最少也有三十出頭了。她在二十出頭就守寡，生活清苦，精神上也在「四面楚歌」的狀態，神情一定不甚開朗，面貌說不一定是很憔悴的，王禎和捨棄這些外貌的描繪，完全以平凡、刻板的生活動作來呈現阿緞的心路歷程，讓讀者鮮明的看到一個溫順、堅毅、賢慧、把所有的愛與期望全傾注在獨子身上的孤單女性。王禎和也沒有寫出阿緞曾否上學受教育；如果有，頂多也只是上過日據時代的公學校（小學）吧？就因自己沒受什麼教育，才會把小全升中學看成生命中第一等大事，才會對小全說：「你知道娘這一生就指望你

將來有個好前途，莫叫人家看輕你。既然你很想讀書，娘就讓你讀。只要中學你考得上，要怎樣艱苦打拚，娘都會設法讓你唸的。」

除却這層心理基礎，阿緞是否受過學校教育，在「香格里拉」裏似乎並不重要。王禎和着重的是一種生活教育，一種單純而崇高的母愛；這種情操不需「知識」潤飾仍能像夜明珠般暗自閃爍光輝。

如前所述，阿緞成為寡婦時才二十多歲，正是一個女人感情圓熟、熱情奔放的年歲，但是丈夫去世了，又正逢二次大戰末期常常躲警報的亂世，改嫁似乎也不容易。光復後搬到街市開個小店又遭遇無情刻薄的街坊，除了生意上的顧客，阿緞可說全無「人際活動」，一顆心像個孤井，所有的感情都傾注給從井裏看得見的唯一一顆最亮的星，那顆星就是小全。王禎和利用一天中的一些瑣碎生活片斷和內心的獨白，點滴滴寫出這份感情的專注，讓人從缺憾（喪父）的一角看到感人的、母愛的完美。也因這份專注和完美，阿緞兩次聽到廣告電影的三輪車播放出「香格里拉」的歌聲時，並沒有「失樂園」的感傷。事實上，沒讀什麼書的阿緞，大概也並不懂這支由外文音譯而來

的「香格里拉」的意思是「失去的樂園」，但是讀者看到「這美麗的香格里拉這可愛的香格里拉」兩度出現時，能不爲這心底潛藏一處寂寞角的年輕寡婦嘆息嗎？當然，我們也會爲這對甘苦相共的母子祝福，期望他們早日跨越生命的苦難，尋到那「失去的樂園」。

小全，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吧？幼年喪父，又還沒大到能敏銳知解俗世的價值觀念，承繼着阿綬溫順的個性，在豐沛的母愛庇蔭裏，只知認真的讀書，直到小學臨畢業老師發了升學志願調查表讓他拿回家請母親填寫，他才似乎長大了些，意識到未來（讀中學）和現實（貧窮）的衝突。當阿綬問他：「你自己想要怎樣呢？」他「低首下來，宛如有話難於啓口」，後來才「兩頰紅紅底、很不好意思」的承認：「我是好想要讀中學，可是——」吞了吞口水，又把頭低下去。「我知道讀中學——我聽我們同學講過——要用很多錢……我們家也不大有錢，所以我想我先去就業幫娘掙錢比較好。等到我們家有錢了，我再讀中學也是一樣！」

「他眼光望向門外，正好迎上了西晒進來的日頭

，那時四月底五月初，花蓮一年當中氣候最溫宜適切底時陣，連要下山底太陽也紅橙得特別艷麗，把小全一張清淨底小臉都給耀映得有如鍍了一層金，廟裏底金童忽然站到眼前來了！」

阿綬感動的「一把將站在眼前底金童摟進懷中」，「摩挲着他短短底髮」說：「我這真正懂事、明理的孩子！」

或許因阿綬、小全的母子之情如此充實，王禎和認爲沒必要讓我們知道小全對幼年喪父有何種感傷。他彷彿沒受過外面風風雨雨的侵襲，一逕保持着在母愛呵護下的赤子之情；也會撒嬌、也會有天真的賭氣，不十分明白他母親的內心沉墜着何等大的辛酸和屈辱。但到底他是個聽話、體貼的乖孩子，跟隨着阿綬體驗種種的生活教育，阿綬雖不向他訴苦，他到底會漸漸長大，能從實際的生活中知解人世險惡的一面；對十二歲的小全來說，這種挑戰不過剛剛開始，這對母子還要走好長一段坎坷的路途。

阿里和阿綬弟弟這一組善良的人，一個是在路口擺檯檯攤，一個是火車司機，和阿綬一樣是生活窘困的小人物，懂得苦難時相扶持、受人欺凌時相勉慰。

小全要考初中惹來街坊嘲笑，若不是阿綬弟弟秉持大義相勸慰，柔弱的阿綬也許真的因害怕尖刻的街坊而犧牲了小全的未來。在小全母子的孤寡生涯裏，這份唯一的親情是一股穩定的力量，其精神上的地位有若小全父親的替身。至於阿里，王禎和對他沒有十分詳細的描寫，但在特殊的時刻，他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替阿綬從鄉下買來苦茶油、阿綬去買菜就近幫阿綬看店，小全過年穿新衣惹來許太太嘲諷，他怒氣勃勃來同阿綬數說許太太：「這款見不得別人穿好吃好，真是吃屎長大的。小全穿件新衣，碍伊什麼，就這款排揎人……什麼新春正月不講歹話，我就咒伊沒好死。有幾個錢就灶王爺放屁，那款神氣滿足啦……」

這個被阿里「咒伊沒好死」的許太太，是阿綬斜對面藥房的太太，王禎和形容她「一嘴生雙舌」、「一嗓音高過汽車底喇叭聲」、有着「兩隻粗圓底手臂」。她的先生原是日據時代日本人請的夥計，日本戰敗，日本人走了，把店留給他們，才由夥計升當老板。許太太十分滿意老板娘的角色，不時要招搖炫耀她底優裕生活，看到窮困的阿綬給小全穿新衣，竟「說什麼阿綬脚倉（屁股）有幾根毛，都看現現（清楚）」，

拿什麼脚就做面皮！」且是在新春初一說的這款話，實在是沒修養到了極點，難怪阿里要氣憤的咒伊早死！

離阿綬店面二、三丈距離的書店老板娘，不知王禎和為何稱她「李夫人」？是因她家開書店，先生又做市民代表嗎？事實上，李夫人、許太太的知識水準未必比阿綬高，她們自以為有資格鄙薄阿綬，完全是一種「我有長期飯票妳沒有」的心理；以有丈夫供養、有閒暇東家長西家短的聊天為樂；視享福為尊貴，勞碌為低賤！完全是舊式「女依男」的附庸心態！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阿綬任勞任怨的自力更生，比李夫人和許太太前進和高貴多了。

當然，一個女人如果命好不必勞碌，未嘗不是人生美事，但像李夫人那樣持「財」傲世，尖酸刻薄，就跡近可恨！王禎和安排李夫人出場，依次有這三種描寫：（一）「書店胖得不見了脖子的李夫人」；（二）「指着站在旁邊已進化到沒有脖子的李夫人」；（三）「伊底眼角掃到已進化到不長脖子底李夫人」，完全是一種對「夫人」反諷的筆調，達到一種詼諧的戲劇效果。這個胖太太並不像常人說的「心廣體胖」，相反的還十

分的小心眼，有一天中午天熱，小全端碗飯坐到門口吃，恰巧李夫人走過，「瞥見小全碗裏有一大塊排骨肉，便嬉笑起臉色」：

「原來你今天在吃排骨肉啊！坐在門口展覽啊！

……哈，我說呢，你還是坐到街心去，大家才看得到你在吃這款好吃的排骨肉啊！小全，你說是不是？」

這段讓阿緞聽了如針錐心的話，只是「香格里拉」裏的一小段舉例，王禎和只是要藉這例子來說明「這款樣惱人底事，幾乎經常有。伊是生活得一日比一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惟恐給人家抓住了什麼來菲薄伊。」

最後來看李先生這個書店老板兼市民代表，才真是叫人失望！他是「香——」文中唯一具有知識份子色彩的，又是個男人，實在不該和李夫人、許太太一般淺薄。何況，市民代表的身份就是該替市民解決困難，爭取福祉的。阿緞還沒去請教他問題之前，心裏也是翻三覆四想了半天，怕去到他面前遭受奚落，最後她安慰自己：「男人總比較明白道理的，再說他又是一個市民代表」，結果，他聽清阿緞的問題後，竟是「好像碰到了什麼千載難逢絕頂好笑底情事一般，

李先生陡地縱聲大笑起來，兩排黃牙之間竟離得那般開，都可以投隻皮球進去了。」然後，他又說出「阿緞，你若去競選，我李代表一定投你一票——」那樣讓阿緞無地自容的話來。

從李代表的身上，我們也可看到民國四十年左右的一些所謂「民意代表」，事實上是學養、品德都讓人十分失望的。

五、一些我見

近年來，有不少男性沙文主義者抗議社會各界熱烈慶祝母親節而忽略冷淡「父親節」，並呼籲要儘早調整這種「不平等的待遇」。我不知這種抗議和呼籲的效果如何，但中國時報副刊在八月八日父親節那天，開始發表「三年來王禎和的第一篇作品」，這篇作品的無奈和感人，却是因為文中的小全失去了父親！也許僅是一種巧合吧？如果是一種特意的安排，和男性沙文主義者的抗議相對照，讀者也許很難瞭解主編的真正動機是什麼。當然，這是題外話，表過不提。

在「香格里拉」之前，王禎和最後一次發表小說，是民國六十五年五月五——七日的「素蘭要出嫁」（聯合副刊，馬各編，收入「六十五年短篇小說選」，季季編）。「素蘭要出嫁」的副題是「秀才郎之一」，偏愛王禎和小說的讀者，三年來一直期望看到「秀才郎」之二之三之四……的出現，但三年之後，王禎和發表的這篇「香格里拉」，却不是「秀才郎」的系列作品，多少讓人有意外的感覺。有趣的是，過去王禎和非常熱愛亨利詹姆斯的一句話：「生命裏總也有甚至修伯特都會無聲以對底時候……」並把這句話放入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嫁粧一牛車」（民國六十四年五月遠景初版）作為卷首語，來涵蓋他作品中那些總是被命運所戲弄的、無可奈何的小人物們。但是最近三年發表的兩篇小說，却都以歌曲的曲名作為小說的篇名；歌詞也在小說中扮演著穿花蝴蝶的角色（「素蘭要出嫁」是從日本歌曲改編的臺語歌曲，「香格里拉」是國語歌曲）。表面上，這似乎是王禎和創作上的一大改變，但熟悉這兩支歌曲和歌詞的讀者，一定能體會這種改變和亨利詹姆斯所說的那句話其實是「異曲同工」的！另外，這兩篇小說還有兩個共同

點：其一是地理背景都在他的故鄉花蓮，其二是前者寫高中升大學的聯考，後者則寫小學升初中的聯考。

從民國五十年七月在「現代文學」發表第一篇小說「鬼·北風·人」迄今，十八年來王禎和只出版了一本短篇集「嫁粧一牛車」，在國內文壇上，算是一個「惜墨如金」的小說家。「嫁粧一牛車」諸篇，除「小林來臺北」，其餘各篇全以鄉野窘困小人物為主。「小林來臺北」之後，王禎和的掃瞄範圍開始擴及城市中的白領階級和知識份子。「秀才郎」系列故事的構想，就是要把他眼中的「讀書人」在現代社會扮演的角色一一寫出，可惜「素蘭要出嫁」之後就告中斷。王禎和說他太忙了，對這件事並不抱憾，他很有耐心的說：「慢慢來，總會寫出來的。」

那麼，三年來王禎和到底在做些什麼？這一定是許多讀者所關切的。三年前，王禎和調至臺視電影組工作，負責臺視「名片精華」和其他影片或影集的選播工作，還得在「臺視週刊」上寫影片介紹和影集的宣傳介紹，一週最少寫兩篇，最高記錄是每週七篇！他說：「這是我的工作，我必須做好。」另外，從民

國六十五年七月到六十六年八月，王禎和以一年的時間在「臺視週刊」連載「電視·電視」（六十六年九月遠景初版），分別訪問了導播、製作人、演員、編劇、化粧師、舞蹈家、燈光師、心理學家等，期望從他們實際參與電視工作的經驗裏，發表他們對電視節目改進之道。這是三家電視臺中唯一有計劃的訪問，各部門電視從業員的系列報導。

這三年中王禎和還完成了兩個劇本，其一的「望你早歸」（也是臺語歌曲曲名），六十六年曾在耕莘文教院公演；其二的「春再」，今年六月由文化學院戲劇研究所導演組的學生作實驗性演出。王禎和坦承自己對戲劇的熱愛超越小說創作，日後仍要在劇本創作上繼續鑽研。在他看來，小說和戲劇的本質是一樣的，但形式却有很大的不同。小說的形式很自由，作者可利用文字海闊天空任意遨遊，但要搭配人物、場景、動作、對白、意象，且搭配得絲絲入扣、恰到好處；讓讀者有真實感又能引起共鳴，這却是很難的一門藝術。至於戲劇，對白比小說自由，但形式的限制較多；舞臺、佈景、道具、燈光、演員的素質都直接影響劇本演出的效果。王禎和認為現代戲劇如太執著

於佈景、道具的真，很容易走進形式僵化的死胡同。在這方面，平劇的舞臺雖沒什麼特殊的佈景、道具，但抽象的寫意效果很好，達到一種「假中求真」的戲劇效果，他認為很值得現代戲劇倣效。

民國三十年出生的王禎和，是臺大外文系畢業，民國六十二年曾去艾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進修九個月，但他筆下却很少出現洋化的句子或混有洋味的人物。從他開始發表作品以來，他的文字和句法一直受到讀者和批評者的爭論，但他始終堅持自己的原則，未因受到爭論而改變初衷。他說：「我寫的人物都是道道地地的臺灣人，他們不能講流利的國語，我摻進了臺語，一方面是爲了增加語彙，一方面則是我希望保留一點臺灣人的味道。」

在「香格里拉」發表的第一天，「人間副刊」同時發表晴軒訪問王禎和的記錄「與生命對決」。在這篇訪問中，王禎和並不否認「香格里拉」有一點自傳性質。對於辛酸的童年，他作了如下的剖白：「我三歲的時候，父親到廈門去做生意，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母親帶着我獨自生活，常常在欺凌與謾笑的日子中苦撐着，母親的堅毅與刻苦對我造成很大的影響

。」

雖是如此，讀者却不可把「香格里拉」看作完全的、真實生活的翻版。小說家自生活經驗中取材，有時來自直接的自我經驗，有時來自間接的他人經驗，不管前者或後者，小說家要營運一篇（或一本）小說，必然會加進許多能烘托效果的想像或創造，把真實的人物或事件加以誇大渲染或作某種必要的過濾與修正，因此，一篇小說呈現在讀者面前時，我們雖還能看到一些真實的人物架構和社會背景，但它的血肉、面貌、意象都已經過小說家的塑造而獲再生。基於這個觀點，我認為讀者把「小說人物」和「真實人物」聯想為一相提並論，對小說家是不公平的。

「香格里拉」發表一週後，人間副刊在八月十八日登出了王禎和致編輯先生的信函，提到「許多讀者來信鼓勵，至為感動……但有些讀者却在猜測作者所寫係影射某固定人物和事件，給予作者甚大的困擾」。為了這種困擾，王禎和還特別公開聲明：「『香格里拉』是一篇小說。小說世界純係作者的想像及虛擬的世界，若偶用真實地名，這也只是一種寫作的技巧。『香格里拉』裏的事件及人物，純屬虛構，若有與

小說中人物姓名雷同者，也純屬巧合，真的是純屬巧合。」

面對這篇短短的聲明，讓人覺得王禎和仍保有着鄉下人「憨厚」的本性，但是，作為一個小說家，王禎和實在沒有必要發表這種拖泥帶水的不智聲明。過去也有一些小說家為了「杜絕後患」，在小說的結尾就附帶了「如有雷同、純屬巧合」之類的聲明以「先發制人」。例如叢魁作品「半個微笑」文末：「上文故事全屬虛構，文中人物情節如與任何人、事相仿，全屬偶合」。再如李昂八月份在聯合副刊發表的中篇「她們的眼淚」文末：「這是一篇小說，如其中人物與任何人有相似之處，純屬巧合，作者恕不負責。」又如顏元叔今年六月二十、二十一在聯合副刊發表「柏拉圖式的對話」，副題竟為「一篇虛構的小說」，更屬畫蛇添足，讓人覺得有些荒誕。「小說」一詞，英文原文為fiction，原就兼有「想像、虛構、杜撰」的涵意，顏元叔先生精研西洋文學，竟寫出「一篇虛構的小說」這樣的副題，委實讓人費解。

上述幾位作家，在國內文壇都是頗受矚目的佼佼者，發表作品時竟都有「後患」之憂，在我看來，都

是勇氣不夠或沒有認清自己的創作動機。

事實上，小說應該是一種「真實」與「非真實」的混合物；沒有絕對的真實，也沒有絕對的非真實。我所說的「真實」，是指社會背景、作者的情感、觀點、期望或抗議；至於「非真實」，則是指小說中虛構的人物、想像的情節、烘托的氣氛和意象……。基於這個觀點，我認為小說家公開解釋自己的小說真實抑非真實，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同時也是不智的事情。

這個現象，當然也牽涉到讀者閱讀習慣的問題。特別是中國人沒有隱私 (Privacy) 權的觀念，像「香格里拉」裏的許太太、李夫人一樣，總喜歡對別人的私生活追根究底；在閱讀小說時，這種習性亦未改變，因此而產生小說家常被讀者盤問「某某篇是否你的真實故事」一類的問題。我想小說家有理由對這類問題保持緘默，更不必在文末寫上「純屬巧合」之類的解釋。小說家應該認清自己的創作動機，期以作品導引讀者思考作品內涵和開創想像的領域。能够這樣，他們就不必再去細究小說真與假的問題了。

六、幾點瑕疵

「香格里拉」發表的第二天，「人間」副刊以醒目的地位登出八百字的「訂正啟事」，原來是八月八日的原文被手民誤植「大搬家」；有許多段落前後對調，情節無法銜接。這種錯誤，對小說家及其作品真是莫大的侮辱。雖然「人間」主編一本「勇於擔當」的作風及時訂正，但是有多少讀者有耐心去一一對照閱讀，却是一個疑問（我是參照訂正啟事重新剪貼之後才詳讀全文的）。特別是處理「三年來王禎和的第一篇作品」，這種錯誤實在讓人忍不住要為王禎和扼腕！排字房的工人也許水準較低，但校對組的人竟沒能發現錯誤及時改正，如不是校對時沒有核對原稿，就是核對時過於草率，不然就是真的素質太差了。不管報紙或雜誌，編輯先生在「最後檢視」的工作上必須加強，最好以後別再出現「分屍作品」的笑話！

其次，王禎和在「香格里拉」裏也有一些不該有

的個人錯誤，應該提出來併作參考。

(一)「香格里拉」歌詞引文錯誤：「香格里拉」的作曲者黎錦光，是以寫「花鼓歌」聞名的黎錦揚的哥哥，另作有「鍾山春」、「夜來香」、「少年的我」、「叮嚀」等名曲，是三十年代的重要作曲家之一。作詞者陳蝶衣，也是當時重要的作詞家，寫有「鳳凰于飛」、「我要為你歌唱」、「春風吻上了我的臉」、「南屏晚鐘」等意境高雅的歌詞。據陳蝶衣說，「香格里拉」的歌詞靈感「來自當時西片『桃源艷蹟』，那是描寫一羣生活在『香格里拉』世外桃源的人，青春長駐，不知憂愁何物，但出了香格里拉，馬上就變成古稀老人……」（見「凌晨之歌」第九冊第十五頁）。王禎和既然決定以「香格里拉」作為小說篇名，且以它的歌詞貫穿在小說中，竟然沒有詳閱原歌詞，僅憑記憶兩度在作品中寫出「啊！這可愛的香格里拉，這美麗的香格里拉……」之句，（請參照本文一所引歌詞全文）雖只是小錯，却錯得十分不該；不够恭謹。

(二)引述人名錯誤：「香格里拉」最感人的一段是阿緞爲了小全考試去向人請教美國總統候選人的名字。小全解釋第二天下午口試是要考「時事方面」的問題。小全當時說了一句話：「我和同學都知道行政院長是陳誠、司法院長王寵惠、考試院長莫德惠，美國駐華大使是藍欽：韓戰聯軍統帥麥克阿瑟，還有杜魯門是美國總統候選人，就是不知道另外一個候選人叫什麼名字？」

這句話裏提到的人名，都是中外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但如詳加考證，這句話却出現了兩個錯誤。

根據「香格里拉」中小全的生長年代推算，小全考初中應爲民國四十二年，這個推算的基礎，是小全提到當時「美國駐華大使是藍欽」，根據美國在臺協會文化組圖書館的檔案資料：藍欽大使來華履新是民國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四十六年一月三十日任滿）。另根據民國四十二年「中華民國年鑑」，行政院長確爲陳誠，但考試院長則爲「賈景德」而非「莫德惠

」。民國四十三年「中華民國年鑑」記載，行政院長改由俞鴻鈞接掌；當時的考試院長才是「莫德惠」。

另外，關於「美國總統候選人」人名的問題，若就「時事」的角度來看，王禎和所引的「杜魯門」似乎也錯了。杜魯門是在一九四五年美國副總統任內，因羅斯福總統去世繼任為美國總統，一九四八年代表民主黨出馬競選連任，其對手為共和黨的杜威。一九五二年任滿退出白宮，他的繼任者是共和黨的艾森豪·威爾。艾森豪兩度競選美國總統的時間是一九五二及一九五六年，兩次的對手均為民主黨的A·E·史蒂文彌。

從這份簡單的年表加以參照，杜魯門競選美國總統的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小全只不過是個七、八歲的孩子。若以民國四十二年考初中的「時事」範圍而言，一九五二年艾森豪的選舉還算是「時事」，一九四八年杜魯門的選舉應屬「歷史」了！

我坦率指陳上述的錯誤，絕非有意「雞蛋裏挑骨頭」。前面我已說過，小說是「真實」與「非真實」的混合物，上述的錯誤，應屬「真實」的範圍，是錯不得的！王禎和是一個創作態度誠嚴肅的小說家，「香格里拉」中出現的這些錯誤，我想是他太相信自己的記憶而疏忽了查證工作。我特別提出這些資料加以對照，目的是要和所有小說創作的朋友共警惕：別在小說的「真實」部份出現「歷史的錯誤」！另一方面，和「香格里拉」的藝術成就相較，這些錯誤「瑕不掩瑜」，相信王禎和能坦然接受的。

六十八年九月十五日於永和

更正

本刊第七七期第三五頁，最後第三行，「葉維樑」乃「黃維樑」之誤，特此更正，並向讀者及黃先生致歉。